

神龙剑女

金

童著

上册



华龄出版社

120-3
1779
1-1

金童著

神龙剑女

上册

华龄出版社

〔京〕新登字 06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神龙剑女/金童著. —北京:华龄出版社,1996. 2
ISBN 7-80082-608-2

I. 神… II. 金… III. 长篇小说: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02959 号

神龙剑女

作 者: 金 童

责任编辑: 逸 文

封面设计: 邢晓斌

出版发行: 华龄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大红罗厂街乙 3 号

邮政编码: 100031

印 刷: 北京印刷二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1092 1/32

字 数: 478 (千)

印 张: 22.125

印 数: 1—5 000 册

版 次: 1996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1996 年 3 月第 1 次

ISBN 7-80082-608-2/G·236

定 价: (全 2 册) 24.00 元

华龄版图书: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内 容 提 要

千面人谷灵子败给邱丐道之后，逃回天山修炼，10年后，炼就了独门功夫“雷音掌”。为了报仇，也为了称霸武林，他再下天山，勾结了情魔百花公子、红鸠婆和鬼影子侯扬等人，聚集梵净山密谋，意欲兴风作浪，与武林侠道之人一争胜负。

从此，浔阳江一带刀光剑影，血案连连发生，人们传言血案系一位“隐身大盗”所为。当代两位儒侠东方杰、韦浩受命到江州城查访案情。翩翩美少年柳玉麟侠胆义肝、武功盖世，与身怀绝技的“丑女”奇遇后，几经周折，终于弄清丑女“作案”真相。随后，两人联手深入虎穴，会同云梦居士、太清师太等武林前辈，一举捣毁了梵净山魔营，~~群魔伏诛~~。朗朗乾坤，再现天日。

全书情节曲折，扑朔迷离，憾人心魄。书中对人物的情与爱、生与死的描述，读来令人迴肠荡气，手释卷而神往。

第一回

滚滚长江东逝去，浪花淘尽英雄。

是非成败转成空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

白发鱼樵江渚上，惯看秋月春风；

一壶浊酒喜相逢，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

右调临江山，意在叹浮生，惜落花，古今是非扰攘，名利牵缠，历史上，楚汉相争，英雄称霸，烟尘干戈，曾经风云一时，但浮云流水，而今安在？只不过都成陈迹，徒作渔樵闲话而已。

此际，凉秋九月，木叶尽脱，一片芦荻，万顷寒波，但见帆影寥落，西风萧瑟，好一派清风气象，这是诗人笔下描绘浔阳江头。

江边有个琵琶亭酒馆，唐朝的白居易，曾贬谪在此，任汪州司马时，因这琵琶亭在江边，风景甚好，常在此饮酒，故今尚有他遗留的古迹，不过那时并不叫琵琶亭，这琵琶亭之命名，在白居易作《琵琶行》之后，传说一时，始得今名。

这日午后，天已近黄昏，琵琶亭酒馆之上，来了一个中年书生，时已深秋却穿着一领单薄薄的儒衫，神色忧郁，面有风尘之色，上得琵琶亭来。这亭子一边靠着浔阳江，一边是店主人的房屋，里面有十来副座头，这书生选了一副

临窗的座头坐定，早有酒保上前侍候。

这江川有名的上色好酒，名叫“玉壶春”，那书生命酒保取一杯来，随送来海鲜下酒之类的菜肴，独个儿自斟自饮，一杯两盏，栏倚西风，不觉有些醉意了。

这书生总是别有一番忧郁在心头，那酒入愁肠，就难免化作了相思泪。这琵琶亭下的江边，一字儿排开了百十只渔船，船后，一片茫茫江水。江面之上，晚风徐来，渔家归舟仍不断向江边驶来，那书生见得这般景色，更生飘泊之感，不由一声长叹。

那水上人家，虽然飘泊无定，但也还有个归宿之处，自己飘泊半生，却连身心俱无所归，怎得不感慨万千。

正在这时，忽听得脚步声响，回头一看，打亭外来了一个，也是个中年书生，丰神飘逸，踱进亭来，两人一对面，不由都是一怔，饮酒的那中年书生，站立起来，一拱手道：

“来的可是东方兄么？”

这书生也忙拱手还礼，说道：

“原来韦兄先已在此，一别十年，何期在此巧遇？”

姓韦的书生道：

“正是呢，人生何处不相逢，又得在此相见，东方兄亦是来此饮酒的了，若不嫌弃，请来同饮如何？”

那被称为东方兄的忙道：

“只是有扰韦兄雅兴。”

说着，也不客套，姓韦的中年书生，即携客入座，自有酒保前来添酒添菜，不在话下。

原来这两个中年书生，不是别人，先到的那人姓韦名洁，已是武当名宿，因他更得前辈奇人邱地道的垂青，传授武功，故现今已名满江湖，与这后来的中年书生，云梦居士的传人，姓东方名杰并称当世两儒侠。

两人酒过三巡，韦浩放下酒盏，对东方杰道：

“苗疆一别，瞬已十载，数年前闻东方兄已又随令师入山，何期竟在此巧遇？”

东方杰道：

“小弟自苗疆别后，深悔武技浅薄，更觉学无止境，故再入山随师学艺不觉十年，月前始奉师命前来江州，已有半月了，近听人言，韦兄行道中原，来此还有事故吗？”

韦浩道：

“小弟浪荡江湖，一向萍踪无定，但此来倒非无因而至。”

方说至此，韦浩本是面向上游而坐，忽见江中，远远地驶来一条白线，划破映江红霞，如飞而至，转眼已到面前江心，已可看得清楚，原来是个老道，竟是踏波飞渡，衣袂迎着江风飘飞，只见他霍地一斜身，脚下陡然激起一溜半圆形的白色浪花，斜刺里向岸边而来，离岸尚有两丈远近，好比潜龙升天，已飘身落在岸上。

那道人虽已飘身上岸，但他踏波飞来，所激起的两条白线，兀自未止，仍向岸边激射而来，韦浩和东方杰两人，饮酒的这琵琶亭酒馆，距岸边不过五六丈远，不但看得清，而且听得清，但闻波波的两声，水中似乎有物，撞激在江边的鹅卵石上，浪花方止，已见两块长约三尺的木板，漂

浮水面，原来这道人是脚踏木板，在江上飞渡。

虽说如此，但这道人的轻功，也算得是登峰造极了。

这时，江边百十支渔舟上的人，早已发起喊来，但这喊声是欢呼，而非惊异，大概这江面上的人，早已见多不怪了。

那道人上得岸来，昂视阔步，头也不回，打琵琶亭酒馆之下，径奔江州城内而去。

那道人方走过亭下，只见那江舟边的渔舟中，早走出一个少年来，虽是走，但脚下却甚轻快，打亭下经过时，向东方杰望了一眼，却尾随着道人身后，不即不离。

韦浩没有注意那少年，只望着道人的背影，怒形于色，东方杰却直如不见，只将那玉壶春筛来独酌。

道人的背影已在拐弯处消逝，韦浩方回过头来，见东方杰只顾筛酒，故欲言又止。

回顾亭中，尚有三五个酒客，这时均在纷纷谈论，叙说这道人的种种怪异，异口同声的都把那道人呼为仙长，韦浩听得，更是一皱眉。

东方杰这时放下酒盏，说道：

“邱老前辈一代奇人，不想竟已于前日仙逝，老前辈归真之日，不知韦兄可曾在身边否？”

韦浩听东方杰提起邱丐道，不由凄然肃坐，说：

“小弟蒙他老人家恩遇，但其仙逝之日，却还在秦中，小弟因此遗恨至今，但师兄了尘，和万里飘风，却在身侧。”

东方杰又长叹一声道：

“十年光阴，不想竟有这多变故，广惠禅反璞，昆仑老

人自受千面人谷灵子掌伤，他已不治身亡，太虚上人伤存归隐五老峰下，据闻今春亦已坐化。是当年五老，而今仅存其三了。”

韦浩也叹口气道：

“也因此一来，道消魔长，东方兄可知那情魔百花公子和红鸠婆，也再又蠢蠢欲动么？”

东方杰闻言，陡然一惊，忙道：

“韦兄此言当真？”

韦浩喝了口酒，才又说道：

“岂止是真而又真，而且那千面人谷灵子，又已重下天山。”说至此，回头一扫，见酒馆中无人注意他们的谈话，方放低声音，说道：

“要么这般魔头如何兴风作浪，只从适才那道人身上，即可得知。”

东方杰道：

“不瞒韦兄说，小弟此次奉师命前来，亦是为适才那老道之故，不过另有事故，但因尚未曾蹊准他落脚之处，且这十来日中，老道不过才现身两次，现正在追踪中，故韦兄适才所言，小弟毫无所悉，若果然如此，恐怕江湖中，再又要掀起一场浩劫了。”

韦浩道：

“此非谈话之所，东方兄请将尊寓见告，小弟今晚尚有事，容明日走访详谈，好叫东方兄得知，小弟此来，亦系追踪这老道，方来到此间。”

东方杰呵呵一笑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我与韦兄是殊途而同

归了，明日小弟只在敝寓恭候。”说罢，即将寓所告诉了韦浩。

两人又饮了会酒，谈了些往事，当年苗疆扫荡群魔的侠义道中人，都曾提及，只是两人都一般心思，避免谈起瑶乡，每逢谈到瑶乡有关的人物时，两人都不约而同的改变话题。

两人饮酒闲谈间，时光飞逝得很快，早是渔家灯火满江。这琵琶亭酒馆中的酒客，已走得一个不剩了，两人这才起身，并再订明日之约，由韦浩会了酒资，出得酒馆，两人拱手而别。

且说东方杰别过韦浩，向城内逶迤行来，这时入城的人很多，出城的人少，沿途之上，三三两两，所谈的，都是那老道。东方杰侧耳听去，不由心中暗叹，这般不谙武功之人，把那老道，说得成了陆地神仙，牵强附会，夸大渲染，这一来，已达到了惑民的目的。看来，这老道定有所图谋。

· 否则适才江中踏波飞渡，分明是有意眩惑，会武功的人，尤其是有高深造诣的，绝不会如此。

东方杰边听，边走，方进得江州城门，就见行人中，有一少年，向东方杰迎面走来，到了东方杰身边，似要开口说话，东方杰微一摇头，那少年即不言语。正是江边尾随老道的那少年。

东方杰看清了身侧无可疑之人，才毫不经意地问道：“探明了吗？”说时，两眼并不看那少年。

那少年本是个渔郎打扮，头上的一顶竹笠儿，低压在

眉际，天已昏黑，面貌看不清，也低声答道：“好狡猾的杂毛，原来那落脚之处，只在城内。”

东方杰闻言，也就不再多问，少年去了，不多几步，东方杰已到一家客栈门口，灯牌儿上四个大字：“高升老店”。东方杰跨上台阶，店伙已笑脸迎出，说：“客官，刚刚儿有人来找你老，见你不在，留下一包东西给你，客官请回房，我这就送去。”

东方杰心下惊疑，若说是适才那少年，怎会有东西留给我。

进入上房坐定，不大功夫，伙计随后进来，手上托着个纸包，似乎沉甸甸的，将纸包放在面前桌上。

东方杰一挥手，伙计退出，起身将房门关上，回到桌前，将那纸包拿起来，果然入手甚沉，打开一看，更把东方杰惊得来目瞪口呆。

难怪那纸包沉甸甸的，原来是一支小巧的银梭，长有三寸，梭身中部有一小孔，尾部中空，打时有一声锐啸发出，最能夺敌心神，这是武林中最厉害的一种暗器，非功力纯厚者，不能使用。

东方杰好心惊讶！这种留寄暗器之举，本是江湖中人寻仇的暗号，但自思从别师下山以来，虽说亦曾行道江湖，但惩治的，不过是些江湖宵小，多是下五门的贼子，岂能使用这种暗器，此外别无厉害的仇家，故此心下甚是不解。

东方杰当年下苗疆之时，武功已出人头地，和五老只在伯仲之间，后又随云梦居士苦修数载，不但功力倍增，远非昔比，而且大罗扇已练得来出神入化。因此，心中虽惊

无怯，一声冷笑，即将银梭撂过一边。

东方杰虽说已是江湖中人，但仍是书生气质，又因这十年来的历练，涵养功夫甚深，更兼艺高人胆大，此事撂过一边，却不再将他放在心上，因适才已饮用过了，也就不再出门。

不大功夫，房门一声咿呀，闪进一人，来的正是江边追踪老道，东方杰进城时和他耳语的，那渔郎打扮头戴竹笠的少年。

那少年进得门来，即将头上的竹笠取下，对东方杰露齿一笑，好白的一付牙齿，似排两行碎玉，更比编贝莹晶，看那相貌，何曾是什么渔郎，只听他朗星为目，斜剑为眉，鼻是玉峰垂，方口若涂丹，原来是一个年约十七八岁的少年，翩翩浊世的佳公子。

只见他说道：“师伯，今儿可给我踩实了，原来恶道是落在上清宫里，只是怕露了行藏，未曾进去探得。”

东方杰点了点头道：“看适才恶道在江上炫耀武功，不再避人耳目，可知他已有所恃，其行踪自然亦不再隐瞒，此后倒不怕他再被滑脱了。但我在琵琶亭时，曾与一故人相遇，彼亦系追踪恶道来此，据其相告，恶道身后，尚有当年苗疆漏网的一批魔头，即将相继而出。恶道来此，不过是试探侠义中人的反应罢了，此事已非原来我们所看的那么简单，今后我们暂时尚不能露面，且静观几日再说。”

那少年先是一惊，随听东方杰命他还要静观几日，就不由气愤道：“师伯，我们因恶道在这浔阳江一带，闹得太不象话，不一月间，却已做了十余案，前后已有二十多条

人命，我们兼程而来，即系要惩治他，现今好容易踩实了他落脚之地，却又不下手，若他再出作恶，岂非我们之过么？”

东方杰见他气愤不已莞尔笑道：“我之所云静观数日，虽说暂不惩治他，又岂容他再出使恶，且这恶道，若真与苗疆那般漏网的魔头勾结，一旦气候养成，兴风作浪，那时，怕就不再是一二十人的性命，而是千万人的了，一二十人与千万人，孰轻孰重？岂不知小不忍则乱大谋么？”

方说至此，忽听前面一阵大乱，随闻脚步声奔进前来，房门霍地一开，东方杰虽在惊疑，但仍坐着不动，那少年却一侧身，挡着房门，一见推门而入的是店里的伙计，满面惊惶之色，不等少年开口，已抢着说道：“客官，你说这不是岂有此理么？”

东方杰被他愣头愣脑的一句，说得来成了丈二金刚，方在一怔，门口人影一晃，闯进前来一人，只见他左手一格，那伙计一个踉跄，直向门外跌去，来人年约二十四五，大环眼，朝天鼻，一张大嘴，撕裂至耳根，左颊贴着巴掌大的一块膏药。

来的原来是个丑汉，人虽丑，穿得却不俗，头戴宝蓝缎壮士巾，身披英雄氅，内裹劲装，单看这一身装束，即知是武林中人，适才向那伙计一格之力，少说一点，这丑汉也有三五百斤臂力。东方杰以游学之态来此，虽看出这丑汉来得有异，却不便伸手，但心中倒也不怯，那少年那里忍耐得，方要喝问，东方杰忙递出眼色制止。

只见那丑汉大踏步进来，昂然而立，横着东方杰一站，

“哼”了一声，大环眼一瞪，朝天鼻一皱两皱，那神气，似乎就要与对方过不去。

东方杰心虽惊异，但仍含笑起立，因实在看不出这丑汉是何来路，自然地把描金摺扇刷地一声张开，将来轻摇。说：“这位壮士，所为何来？”

那丑汉的脸，仍是绷得紧紧地，又“哼”了一声，破锣嗓子拉出了高调门，说：“东方杰，你别装没事似的，我们是姊儿俩守寡，心照不宣，常言道：有仇不报非君子，没别的，我们那笔陈年老账，今个儿得算算。”

东方杰闻言，心里一惊，适才有人送来一支银梭，这会儿又是丑汉前来寻仇，但自问平生实在并无仇人，而且假使是自己的仇人，就会知道自己的能耐，俗话说得好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若说是认错了人，岂又有指名道姓均不错的？恐怕今夜不能善了。不由一皱眉，说：“请恕在下实在眼拙，请问上姓大名，若在下确有令壮士过不去之处，亦请言明，也好向壮士领罪？”

那丑汉大嘴一咧，说：“你可真是旗杆上绑鸡毛，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想赖掉，这么着，你要是怕了我，你给我叩两个头，大爷我也许还一发善心，这么抬抬手儿，从此就放你过去，否则……”

丑汉说至此，又哼了一声，霍地右臂一抡，卡嚓一声，竟将那房中的老楠木桌劈下一角。

这手工夫，在东方杰眼里，虽然算不得什么，但已知他并非平庸之辈，还得过高人传授，故心中更是惊疑，因他咄咄逼人，仍不说出姓名，就有点沉不住气了，慢慢站

起身来，刷地一声，将描金摺扇合拢，面色一沉，方要喝问，那渔郎装束的少年，见他太狂妄，又出口不逊，那还忍耐得住，一飘身，早到了丑汉前面。剑眉一挑，朗目含威，一指那丑汉，喝道：“那来你这狂徒，敢来此撒野，凭你这两手能耐，也敢向我师伯寻仇，来来来！小爷今天先陪你走两招。”

说罢，倏地一退步，为的是这旅馆的房间，能有多大，丑汉适才露这两手儿，功夫不弱，少年不敢大意。

少年一退步，两眼观定那丑汉，左手的竹笠儿反手向屋角一扔，哪知在他一抛的这个工夫，屋角已脆生生地大声一喝：“喂！你睁开眼瞧瞧再扔，行不行，你是以为我小，好欺辱，是不是！好，今天我跟你没完儿！”

东方杰和那美少年，闻声同时一惊，两人都自认是有过人的技艺，东方杰更是成了名的英雄，几时有人溜进屋角，也没发觉，心中就不单是惊，而且是愧。再一看，两人更是目瞪口呆，原来在屋角嚷嚷的，是粉妆玉琢的一个小孩儿。

那小孩儿年约八九岁，头上用红线绒绳扎着个冲天髻，小圆脸，大眼睛，脸跟小苹果相似，真是又白、又红、又鼓、又嫩，穿着一身大红洋皱衫裤，脚下一双抓地虎小靴子，肩上露出剑柄，垂着一络金黄色的绳子。

两人发现他时，小孩儿兀自还在鼓着腮帮嚷嚷。再看后窗关得好好的，两人又都对门而站的，这小子究竟从何而来，单凭这一手功夫，别说是东方杰，恐怕连云梦居士也办不到。东方杰怕那少年不识厉害，贸然出手吃亏，只

一晃肩，即已拦在那少年面前，凝神聚气，如临大敌般，冲着那丑汉一拱手道：“这么说，这位小哥儿也是冲着在下来的了，既然来意及大名均不肯见告，那么就请壮士摆出道来，在下是无不奉陪。”

那丑汉破喉咙哈哈一笑道：“着哇，我说呢！当今儒侠岂会畏首畏尾。道儿么，那还用说吗？当年你是怎么给的，今天你就怎么接，好朋友你请吧！这客房里可狭窄一点。”

说罢，一招手，屋角那红衫小孩儿，好快的身法，只见红光一闪，即穿门而出。东方杰和那少年，交换了一瞥惊诧的目光，不由一迟疑，那丑汉已又响起破锣嗓子，呵呵一笑道：“两位若是怕呢？我不是适才说过吗？只要给我磕两个响头，过去的即一笔勾销，大爷我也不为已甚，怎么样？”

东方杰何曾真个怕他，那红衫小孩儿来得虽是怪异，轻功也不弱，岂把他看在眼里，常言道，菩萨尚有土性儿，东方杰涵养功夫虽深，这时也不由暴怒，也呵呵一声干笑道：“好，在下就请教几招！”

说罢，刷的一声，描金摺扇已经张开，兜胸向那丑汉只一扇，但觉霍地劲风暴卷，别看那丑汉来时气势汹汹，哪知连东方杰这一扇，也挡不住，一个身子，已平空飞出门外，但丑汉也甚了得，只见他空中一拧腰，头上脚下，即已落在院中。

东方杰心里一松，几乎要笑出声来，原来这丑汉的步功，稀松得很，心说：“凭你也敢来向我寻仇。”但也不敢怠慢，也飘身而出，身后紧跟着那美少年。

出得院中一看，刚才他们一闹，院子的四周，早站满了人，被那丑汉攒出去的那伙计，还坐在地上，直搓屁股，咧嘴喊痛。

东方杰来到院中，那丑汉一看四周尽是人墙，红衫小孩儿，正站在身侧，冲着自己笑呢？心说：“得，这可不能再玩笑了，再闹，我就得丢人现眼。”

哪知他不闹也不成，东方杰方站定身形，那美少年已抢在前头，说：“师伯，不劳你动手，容我来领教他几招，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如此狂妄，再口出不逊。”

那丑汉一瞧，不是东方杰，是个雏儿出来了。心说：“好小子，你还嫩得很呢？别以为我不认识你，你就差那么点儿没在我身上撒尿，你还敢在我面前充强道狠吗？我不给你点厉害，你也不知天高地厚。”

他是在心里说，还没相遇来呢，那少年却动了手，只一晃身，已到了丑汉面前，并指猛点丑汉双眼！

丑汉却也了得，向左猛一滑步，翻腕一夺，施展擒拿手的一招腕底翻云，想拿少年手腕。

哪知那少年这是虚招，丑汉错步一拿，那少年连踪迹皆无，方在一怔，陡觉得领上一紧，肩后一酸，别看他个儿不小劲头儿蛮大，一个身子竟再也站不直了，阔嘴一咧，只差点儿没“嗷唷”出声来。

原来那少年并指一领丑汉眼神，即已施展开沾衣十八跌的功夫，滑步到了丑汉身后，左手一伸腕，即抓着丑汉衣领，左手并指，早点中了他的天柱穴。

这天柱穴是人身十二麻穴之一，一被点中，丑汉那还